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 - 2019

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

西安交通大学

引领亚太地区：为共同利益做贡献

（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秘书长 – 楚明伟博士）

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

引言：失衡的世界

我们高等教育界所有人都熟悉的一点，就是大学要在持续而且不断增加的压力下，按照一些外在指标（如何定义「世界级」就是一例）力证自身的表现。不过，面对来自政府的学生人均拨款日益减少，大学却仍需精益求精的现实下，优化内部管理就成为重中之重。

与此同时，大学也必需要展示自己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决心，与外界接轨解决全球的各种问题。身为研究机构，我们必须为了解社会与文化，以及为寻找科学、科技的解决方法，作出贡献。

也许有人觉得，这种张力一直存在，了无新意，老生常谈。

然而，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下的现实：以往还仅仅是有待改善的事情，如今的境况已截然不同。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失衡，再无平衡可言。

年復一年，人类面对的危机日益加深。我们在非常的时代面对非常的挑战。

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响起警号，我们的政治与社会架构也是如此，包括大学、政府、企业、地方社区。

我们知道自己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。科学家们已经告诉我们，人类已多番错过了逆转气候变迁的界线，即使我们能创造奇迹，在本世纪结束前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两度以内，我们仍难以排除灾难性的后果。而且这个并非未来的忧虑，我们其实已正身受其害。

最近有人这样总结气候危机：

> 「……过去三十年因使用化石燃料而进入大气层的碳排放，占历史总量超过一半。」

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地球命运及人类持续存活和文明会受到破坏，我們依然明知故犯，而这些破坏并不少于我們祖先因为无知而造成的。[1]

> 「……现在大气层的碳含量已超过以往八十万年，甚至一千五百万年来的任何时期。当时人类尚未出现，海平面比现在高一百英尺。」[2]

上星期我们从美国气候问责研究所（Climate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）的分析了解到，现時人类排放的所有温室气体，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仅仅二十家化石能源公司，而且这些公司早在五十年代末或以前便知道它们對环境造成的影响。[3]我们知道是哪些公司，也知道他们不愿承担责任，继续尝试诿过消费者，假装自己正推动重要的环保措施。

簡單來說，就人类这个物种而言，我们正居住在一个如同异乡的星球。人类从未在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中居住过，我们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，就酿成了这样的可怕后果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为了经济发展、解决不平等、水和粮食等资源、拥有崭新科技、政治权利、医疗照顾、环境保护、人类安全等课题而奋斗，也屡次从极端灾难中复原。

如今，这些课题都与生存的恐惧相结合——国家的生存、企业的生存、精英的生存、文化的生存、习俗的生存、制度的生存、物种的生存等。

精英阶层已经开始挑选气候变迁的胜败者——哪些难民可獲接受納；哪些国家土地被海水淹没后，不会得到援助；谁能够得到救命的药物；亿万富翁正在别人的国家兴建住所逃避灾劫，但数以百万计的人却可能因为极端灾难而失去家园和生计；国家的财政预算用于研发武器、补贴化石能源，却不愿对抗气候变化。

简而言之，我们已进入**人类物种选择性生存的紧张关系。**

大学共同行动能带动重大改变

挑战似乎难以战胜。

然而很多解决方法触手可及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。

---

[1] p.4, David Wallace-Wells. *The Uninhabitable Earth-A Story of the Future*, (London: Allen Lane) 2019.
[2] p.4, David Wallace-Wells.
[3] Matthew Taylor and Jonathan Watts, 'Revealed: the 20 firms behind a third of all carbon emissions' *The Guardian* October 9, 2019.

我们很可能已经越过了转折点，绿色经济将比碳经济更有效、利润更高。

我们试图去适应或者改变气候变化，甚至扭转局势的雄心壮志，不一定是脱离现实的行径。

这份雄心壮志必须以变革意愿为基础，并在已知或者正在开发的众多解决方法中，扩大其规模。

作为研究型大学，只要我们能跨越国家、文化、学科、性别、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自己在生物圈的位置，衷誠合作，就可以带来显著的改变。

我之所以采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例子，并非因为我们与众不同，只是因为我们已开展行动。此外，我们也已透过十八个经济体的五十一家大学，组成大约二十万个学者及超过两百万学生的网络。我们雄心萬丈，希望作出更多成绩，带来真正的影响。

你们当中很多都是我们的成员，也为解决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当前的挑战是一同开展工作，共同行动，结合我们的社会影响力，教育这一代，也就是最后一代能够拯救地球的人。我们的责任既是**激发变革意愿**，同时**大规模落实技术解决方案**，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贯彻这两大要点。

国际间的合作越见困难，政治体系行动太慢，成效也不足，眼见地球的危机越見加深，我们認為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地位日益重要，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平台动员跨界合作。

战略优先事项

在这个前提下，我们的战略方案设定了以下的优先事项：

1. 构建全球影响
2. 提升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对成员的价值
3. 创建高价值合作关系
4. 获取资源达成以上目标

在我们落实这些优先事项时，我们将遵循联合国《可持续发展目标》开展行动，并以此衡量行动的效果。

項目發展

我们目前取得的进展足以让成员自豪，请容我在四个标题下简单介绍我们的合作内容。

在「**塑造亚太高等教育**」方面，我们邀请学术领袖举办会议以及其他的多边活动，并由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为全球高等教育界提供政策建议。

我们「**培养全球学生领袖**」的活动包括研讨会、比赛、暑期交流等，旨在让学生投入与区内现实的相关课题，包括人工智能及对社会的影响、社会利益领导力、可持续贸易、精神健康、全球健康伦理、灾难复原、都市化、可持续发展等，然后开展重点研究及政策讨论。

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气候变化的重点工作上，我们期待明年由美国加州大学系統推出的《改变趋势》（Bending the Curve）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（MOOC）。我鼓励各家大学利用这次机会，让区内成千上万的学生学习如何把地球温度升幅控制在两度以内，让他们能按照自身环境达成目标。又或者，院校如果难以参与这项计划的话，我们乐意与贵校合作，开展其他建基于中国的项目。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以中国為基地，我们更应当加强合作。

在「**亚太地区挑战**」方面，我们在多个关键领域成就颇丰，每项都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，绝大部分项目由我们成员大学的院系核心成员率领，其中四个项目的成员包括庆应义塾大学、俄勒冈大学、東北大學、南加州大學的学者。

这些项目包括：

- 亚太女性领袖培養
- 数码经济發展
- 全球卫生研究
- 多重灾害研究
- 太平洋研究
- 人口老龄化研究
- 可持续城市及地貌研究

我们也与十一家创始成员大学合作探讨电子竞技课题，经过广泛的研究、商讨以及政策研发取得了显著效果。我们即将与三家香港成员大学联手，在大湾区舉辦**亚太區创新及企业生态系统会议 (Asia-Pacific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)**。会议将在十二月二至五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。

最后，在「**国际公共政策**」这个焦点上，我们与联合国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、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有深入的合作和参與。最新的项目是与谷歌、联合国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，开展「社会利益人工智能」计划。同时，我們與智利大学于十一月四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合办**亚太经合组织大学领袖论坛 (APEC University Leaders' Forum)**。我们很荣幸能邀得各大学的领导要员参加这次重要活动。

在新开展的项目中，我希望略提以下几个：

- 由高丽大学牵头的「可持续废弃物管理研究」
- 由俄勒冈大学及联合国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牵头的「可持续都市发展市长学院」
-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牵头的「人力资源主管网络」
- 由菲律宾大学牵头，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合作的「数码技能发展」
- 由墨尔本大学牵头的「原住民研究网络」
- 由早稻田大学主办的「村上春树国际文学研讨会」

我们工作的详情刊登于本联盟《2019 年年报》，可在 apru.org 网站浏览。

未来新思维

宣布气候紧急状况

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，联合国在最近发表报告中提到了海洋的状态，也提及沿海城市的食物供应，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前景所面临的巨大危机。大家应该也目睹了联合国关于气候的演讲，以及格雷塔通贝里（Greta Thunberg）率领全球学校罢课的消息，「反抗灭绝」运动正在崛起，多方也发出了呼吁，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这项议题并立即采取行动。

我们的「可持续城市及地貌」项目由研究人员、教授及学生参与，并已发布《气候紧急宣言》，定出应对气候紧急状态的四个关键目标。项目成员今年十二月参加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（COP 25 UN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）时，也会带同《宣言》赴会。四个目标为：

- 保护生命的生态基础
- 确保后代的权利
- 致力维护最脆弱社区的气候公义
- 为建于特定地貌的城市落实解决方案

这个项目再次证明，大学可于国际层面率领社会政策研发工作，不但扮演重要角色，更能跨越广泛的重要议题，而气候变化、经济公义，以及政治参与尤其是关键所在。

超越《可持续发展目标》的新思维

大学可在社会发展方面扮演引领角色的另一个例子，是动员重要的知识资源，当中既包括自然科学，也包括社会科学，从而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。

《可持续发展目标》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催化剂，但也只是起点而已。当我们环绕这个纲领行动时也需优化其内容，删除部分互相矛盾的条文，例如文件中采纳的陈旧经济增长模式；暗示着不平等状况可以暂时搁置；导致贫穷的驱动因素如金融投机、逃税避税、缺乏政治参与等现象如何可以遭到漠视；甚至错误衡量贫穷等。

我们依据这种新思维，可以接触越来越不肯接受现状的新一代。这代人感觉自己生存受到威胁后，不会满足于精英阶层制定的战略，只会认为这些措施无法触及核心，无助改变地球面对的问题。

结论

大学之间合作并与其他界别联手，可以带来巨大的潜力，也能创建一个活跃的国际社群，对此我深感乐观，相信我们定能改变现状。

我们为未来世代的教育导航，向他们灌输坐言起行的变革意愿。大学正处于了解社会及率领科技领航的前沿，我们必须联合一致，教育公众，確保在公民的同意下协作推行解决方案。

我们必须在社会发展上发挥领导的角色，因为我们可作出宏大的贡献，一方面促进社会的福祉，另一方面为当前面对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。让我们致力展示承担任务所需的决心和创意，力证自己的能力。